

我的革命生涯

陈岸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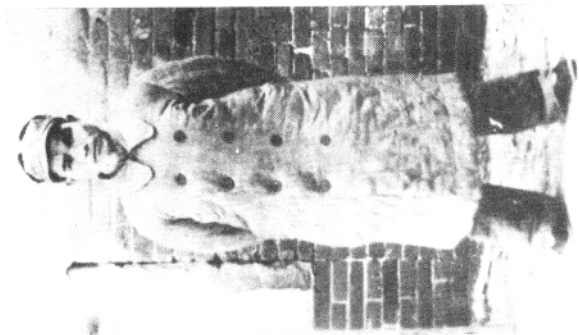
1990年11月，中共中央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广西，在南宁亲切接见区直机关部分老干部代表时合影。前排左起第九为陈岸、第十为江泽民、第十一为温家宝、第十二为黄荣。



11/3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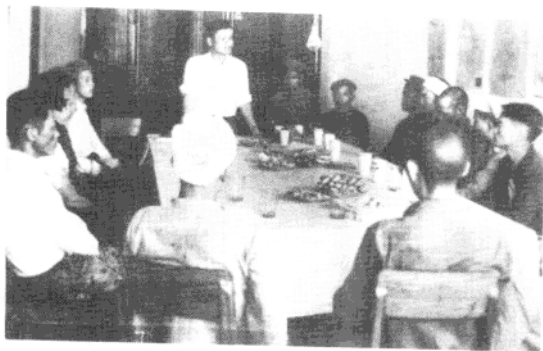
1949年1月中旬，豫皖苏二地委同志们瞻仰大吴陵时合影。
前排左起：李中一、李国厚，后排左起第二为秦天真，第三为陈岸。



1949年1月，陈岸
在大吴陵前留影。



1950年7月
在南京与陈贞烟合
影。



50年代初在
广西民政厅主持少
数民族生产座谈
会。

·1981年6
月建党60周
年前夕，陈岸
代表区党委、
区人民政府慰
问革命老区干
部和群众。



1982年4
月7日，中共南
宁市委召开二
战、抗战时期老
同志座谈会。前
排左起：郑少东、
陈岸、梁寂溪、杨
江，后排左起：岳
平、张晖、区济
文、韦纯束。



1982年9月，广西出席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前排左起第二为覃应机、第四为乔晓光、第八为黄嘉，第二排右起第四为陈岸。



1985年2月1日在北流参加李明瑞、俞作豫烈士塑像竣工典礼(前排右起：邹伏宁、陈岸、黄荣、李殷丹、林克武)。

1985年夏,陈岸在原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门前留影。



1986年11月,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之幸存者摄于黄彰烈士墓前。左起:李志仁、陈岸、滕雪心、李力夫。



1986年11月回老家探望亲属。第二排左起第三为陈岸、陈贞娴。



1987年6月，在河池地、县领导陪同下，登上天峨县甘孟山拉好岩凭吊1932年9月在此抱着敌人跳崖壮烈牺牲的8位红军战士。前排左起第二为陈岸。

1988年4月1日，出席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广西部分代表。前排右起第二为成克杰、黄荣、陈岸、邹瑜、韦纯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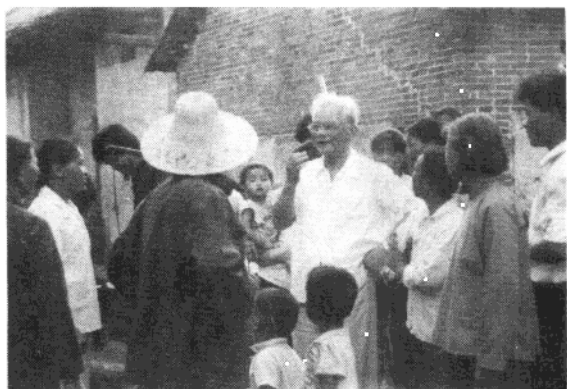


1987年4月4日，陈岸在朱锡昂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1989年2月，视察玉林地区，听地委书记汇报。左二为陈岸。



1991年4月7日，
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散
会后步出人民大会堂。



乡情（一九九一年一月摄）

一九九五年一月陈岸与家人合影



序 言

成 克 杰

陈岸同志是30年代广西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健在的我区地下党员中党龄最长的、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他亲身参加了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过程，一生经历崎岖坎坷，为革命忠贞不二，奋斗不懈。现在，他老人家已85岁高龄，仍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朝气蓬勃，令人敬仰！

早在1928年，陈岸同志尚在高小读书时，就是一位有抱负、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崇高信仰，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共党员。参加革命后，便回乡投身于农民革命运动，发动家乡贫苦农民开展反对豪绅地主的斗争。他先后担任中共贵县县委书记、中共广西特委（后改为郁江特委）委员等职。1932年春，中共郁江特委遭受敌人的严重破坏，有的领导成员被捕、牺牲，有的叛变或脱离组织，成员中只剩下陈岸同志一人，且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陈岸同志毫不气馁，继续坚持斗争。他一方面多次派人到上海等地寻找上级党组织；另一方面在陆川县与当地幸存的几个同志一起，深入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劳农会，恢复、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工农革命武装。至1936年，已先后恢复了陆川、北流、宾阳、南宁、贵县、兴业（今属玉林市）、永淳（今属横县）、迁江等地的中共组织。尤其是郁江地区的农民革命斗争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陈老这种在逆境下对革命矢志不渝、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精神，极为难得、可贵，值得赞扬。

1936年11月，经过一年时间的积极筹备，陈岸同志在贵县主

持召开中共郁江地区代表大会(会议中间改为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会上,他被选为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此后,广西党组织开始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使广西党的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为迎接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做好了组织和思想的准备。

1939年12月,陈岸同志被党中央指定为广西党组织的唯一代表,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因会议延期召开,他在延安先后进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可是,在整风运动转入审查干部时,出现了“左”的偏差,在康生提出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口号下,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陈岸同志是受害者之一。他被康生等人以“红旗党”的嫌疑关押审查,并被剥夺“七大”代表资格。至1982年7月,中共中央已给予平反昭雪。

抗战胜利后,陈岸同志到华东局任民运委员,参加土改。后到豫皖苏任中共二地委委员兼社会部长、二专署副专员兼公安局长。淮海战役时,任亳州战勤副司令等职,为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全国解放前夕,陈岸同志由中共中原局组织部指定担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随同解放军南下回广西工作,积极参加广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79年12月当选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委员会副主任。后曾兼任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和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地下党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自治区党委人事安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为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方针,经常深入少数民族边远山区和革命老区,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下情,及时向自治区党、政部门和全国人大反映不少宝贵的情况和建议。他离休后,未忘党和国家大事,任自治区老促会顾问,并热情接待各地来访,为我国的党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资料。

陈老《我的革命生涯》一书,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和简朴的笔调,叙述了他追求革命真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奋

战不息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由于年代久远等原因，其内容不可能尽全美，但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自传带史，亦传亦史，既有个人曲折、非凡的经历，又有深刻的反思和经验教训的总结，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不失为对年轻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也是我们学习、研究广西地方党史的宝贵资料。它将为我区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增添鼓舞力量！

我作为陈老的晚辈，能为该书写几句话，感到无比荣幸。我衷心祝贺该书的出版，并祝陈老健康长寿！

目 录

序 言.....	成克杰(1)
第一章 踏上革命征途.....	(1)
我的家庭.....	(1)
加入共青团.....	(4)
第二章 投身农民运动	(11)
到农运第一线去	(11)
错失良机	(16)
开展以减租为中心的革命斗争	(18)
第三章 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对广西党组织的影响	(25)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传来前后	(25)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广西的严重危害	(27)
桥圩示威的教训	(33)
玉、贵两县联合游击队的失败.....	(37)
智取大狮岭	(40)
巡视横县	(42)
大年初一之夜	(51)
往玉林途中	(53)
玉林党组织遭破坏以后	(58)
王明“左”倾路线的传达	(60)
巡视北流县	(61)
没有农民群众基础的陆川党组织	(66)
特委“中秋会议”	(67)

清睦小学事件	(74)
郁江特委解体	(77)
第四章 广西白区党组织与上级中断联系以后	(83)
辗转于玉林五属	(83)
陆川农运星火燎原	(88)
北流农运的新开展	(98)
宾阳党组织的恢复	(99)
五次派人找党中央	(105)
南宁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106)
兴业、贵县、梧州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	(112)
第五章 中共广西省工委成立前后	(115)
从郁江特委筹委会的建立到省党代表	
大会的召开	(115)
省工委成立后的主要工作	(122)
辞去省工委书记职务	(126)
“抗日反法西斯同盟”与桂林党组织的重建	
和发展	(129)
第六章 抗战初期广西党组织发生的几件大事	(133)
百色谈判和“那马惨案”	(133)
关于陶保桓被杀害的问题	(138)
梁琼夫妇叛变	(140)
宾阳党内混进特务分子	(142)
第七章 广西党组织的重建	(143)
逐级审查广西党组织	(143)
关于“和托匪混作一团”的问题	(146)
关于政治路线问题	(148)
关于群众工作是否有错误的问题	(149)
第八章 广州、武汉沦陷后广西党组织做的几件大事	(152)
发动党员带动广大青年参加广西学生军	(154)

帮助广西派筹建三青团,顶住蒋系势力渗入	(156)
帮助广西派举办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	(158)
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61)
第九章 从桂林去延安	(164)
突如其来的通知	(164)
在新四军军部	(168)
辗转于皖苏边	(171)
从鲁南到鲁西	(177)
在太行山上	(183)
从吕梁山西渡黄河,抵达延安	(186)
第十章 在延安	(193)
参加整风学习	(193)
被关押审查	(198)
留了三条尾巴	(204)
离开延安前的补课学习	(207)
第十一章 参加山东土改	(211)
在独树头村搞土改试点	(211)
胶南土改复查	(213)
撤退之前	(218)
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和整党	(221)
第十二章 在豫皖苏二地委	(234)
到中原局接受新任务	(235)
紧张的淮海战役支前工作	(240)
意外重逢老战友	(245)
我们胜利了!	(247)
不给突围残敌一粒粮食	(248)
瞻仰太昊陵	(250)
第十三章 南 归	(252)
握 别	(252)

在武汉·····	(254)
回到桂林·····	(259)
后 记 ·····	(263)

第一章 踏上革命征途

我的家庭

奔流不息的郁江，横贯贵县（今贵港市）中部，弯弯曲曲地由西向东流去。

郁江南岸，距离贵县县城 50 华里的桥圩区（今改为镇）南溪桥乡大松山村，周围并没有什么崇山峻岭，也没有什么傲然挺立的青松，而是一片缓坡丘陵地带和沿江平原。村子里住着其祖先从广东东莞搬迁来的 15 户客家人，约七八十人，均姓杨。他们在这块原是荒坡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

1910 年 1 月 27 日，我降生在这一幽静的村子里。我先祖较富裕，但到了我祖父，就开始没落了。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缴纳重税。我国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订立《南京条约》，割香港，开五口通商，赔白银 2100 万元，此款相当于清皇朝年收入的 2/3。接着，日、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入侵，又先后被迫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不断地割地赔款，丧失主权。清皇朝无法偿付巨额赔款，遂将其重赋转嫁于民，加重赋税。我家乡的人民，除了受帝国主义经济剥削外，还受封建地租剥削，高利贷剥削，以及随军阀战争而来的名目繁多的诸种敲诈勒索，搞得民不聊生，我家也不例外；二是祖父和他的儿子等人有抽大烟的恶习，开支大；三是人口增长过快。我便有两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共七个兄弟姐妹，故家庭经常负债，过年无钱买猪肉，在饥荒岁月里，我母亲曾吃过糠。后来，我大哥、二哥、大姐逐渐长大，劳动力多，我母亲领着他们辛勤劳动。他们勤俭持家，从事加工稻谷、卖米、养猪、种田等。那时，